

炸物、剪纸与深山书局

□ 明前茶

正月中,女友小叶的深山书局开张满四年,她打算请村里玩得好的老人一起来书局团圆,喝茶,吃炸物,玩剪纸。

这四年,是出生在这里的小叶,为了自家双胞胎有一个接地气的童年,特意回山乡创业的四年,也是她的书局从默默无闻到成为新晋网红度假地,又因为疫情变得人流稀少,命运跌宕起伏的四年。幸而地处深山,租金便宜,书局一半卖书与文创产品,一半做简单的民宿业务,才得以勉强维持。而城里人探寻书局的热情退潮后,书局对本地人的滋养,才像枯水期河床上的卵石一样,露了出来,并闪烁着玉石一样的温润光彩。小叶是个乐天派,她认为,如果开办书局,能让老家的留守人群,特别是老人们有一点精神寄托,她这一趟就算没白来。

书局门口有晒场,一开始,很多村里的老人都是抱着等待晾晒的山芋片、南瓜条、金黄的腌菜,在书局门口探头探脑的。小叶让他们进门歇脚,问他们年轻时识字识字几许,有没有想看的书。老人们都羞怯地摆手摇头,只有村里的老会计初中毕业,大部分老人少年时只上到小学二三年级就辍学了,能算账,识得几个字而已。他们在书局门口响亮地聊天,叹息日子寂寞,儿孙们因为疫情回不来,山居岁月都失去了色彩与光芒;也有老婆婆多年来与留守的

媳妇生活在一起,少了儿子这个润滑剂,心思敏感又自尊心强的老人家,会因婆媳间的一点矛盾气得涕泪直流。小叶怜惜他们,意识到精神空间的窄逼,使老人家将过多的期待放在儿孙身上,导致他们无法自处,也无法享受一个人的悠然自得。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小叶就开始在书局的门厅里办了一个小阅览室,将村小撇点不要的课桌收购来,拼成巨大的阅览长桌。两边是矮书架,书都是朋友们无偿捐赠的,都是儿童读物,有的是绘本,有的是拼音读物,字体普遍很大,语言深入浅出,天文地理、科学博物,一切都符合“老人的理解力与天真感,犹如孩童”的主旨。

小叶特地将两侧的借阅书架打得很矮,因为她发现,此地的老人家都被笨重的重担压弯了脊背,压短了脚杆,他们普遍要比孙子矮一头。书架高了,找书吃力。

就这样,小叶逐渐培养了一批经常来看书的老书友。老人们淳朴又知恩图报,春天,他们带着自炒的野茶给小叶,还有自家烘焙的笋干豆;夏天,他们带荷叶给小叶,说是泡了水给娃娃洗澡,不生痱子;秋天,他们捎来自己晒的柿饼与山芋干;冬天,临近春节的时候,他们菜园里依旧郁郁葱葱,红萝卜、香芹、葱,早上拔了,装在簸箕篮子里带到小叶的厨房,菜都沾

着新鲜的泥土。

看到菜篮子,小叶灵机一动,她想,今年又有一批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无法回村过年,他们的老父母与爷爷奶奶们一定失落,既有现成的地方,为啥不召集这些好日子没出过大山的老人,来搞个新春团圆会呢?也许,外酥内柔的炸物,能让团圆的气氛更为浓郁诱人。

小叶就在村里广发英雄帖,同时动员三位与自己玩得好的婆婆,一起来准备炸物。她们准备了一盆肉末红萝卜丝,一盆藕泥,又将豆腐泥、香芹末及少许虾皮,加上玉米淀粉搅和,准备转成豆腐圆子。老人们听说小叶要教他们剪窗花、吃大餐,都兴奋极了,不由分说要将炸物的油包下来,他们有的带着葫芦,有的带着陶罐儿,有的带着雪碧瓶,把家里的菜油带来,有一位婆婆还带来一大摞春卷皮,小叶问:“您这是要吃炸春卷吗?哎呀我疏忽了,忘了买红豆沙和韭黄了。”

婆婆微笑着说:“上次,我被儿子接到城里吃饭,看人用雪白的纸垫在炸炸物的小筐里,等炸物吃完,纸也浪费了,纸上的油也浪费了。我就想着带些自己烙的春卷皮来,垫在小筐里吸油,等活动快结束时,咱们将紫包菜、胡萝卜、葱芽和笋丝这些蔬菜包在春卷皮里,蘸一点甜面酱,算作“咬春”,吃着就很爽口。”

小叶就是心弦一动:到现在,竟还有人不要浪费炸物滴下的三五滴油。

想浪费炸物滴下的三五滴油。

婆婆像是看出了她的心思,笑着说:“我的大儿子都不记得他小时候,我们一家四口曾经一年只吃过四斤油。每次炒菜就是用一小团丝瓜瓢,蘸了一丁点儿油擦擦锅底。当时我家也种了一大片油菜,可收了菜籽,大部分都要卖了,用来付我老婆婆的医药费,付两个娃的学费,哪像现在,农村老人也有合作医保,农村娃也有九年义务教育。日子好了,可要惜福,浪费的事情做不得。”

新春团圆会那天,老人们吃完香喷喷的炸物,清淡的春饼,之后一个暖融融的下午,他们都在玩剪纸。手艺出色的能剪喜上眉梢、五福临门,手艺一般的也能剪如园林漏窗一样的对称图案,红纸、红帽子、饱鼓鼓脸颊上的红晕,老人们互相品评彼此的手艺,都洋溢着“天增岁月人增寿”的欢喜,而将孩子只能在视频那头拜年的淡淡惆怅略过不提。

夕阳西下,在书局门口,一伙儿穿着簇新棉袄的老爷爷老婆婆们,像幼儿园小孩一样恋恋不舍地告别。一位老婆婆迎着回家的斜阳,将红窗纸贴脸观瞧。比咸蛋黄更浓稠的光线筛下图案,打亮了她的鼻梁和眼角皱纹,把她从深山的料峭寒风中挖掘出来。小叶看到,她骄傲地笑了。

我的小镇

□ 潘明

丹徒镇依水而生,左边是奔涌向海的滔滔长江,右边是流水潺潺的千年古运河。小镇皆有的长短曲直、交错纵横的老街窄巷,风侵雨蚀的沧桑墙院和日影斑驳的青石板路,在这里无一缺席地呈现在江南多见的烟雨朦胧中,书写着岁月在民间流转的无字书。

每个小镇都蕴藏着每个人独特的心灵记忆。这个小镇给予我独特记忆的,是一条横贯整个镇子的街道。上世纪六十年代,来自苏南运河边的父亲与来自大海之滨的母亲,在与各自故土相距两三百公里外的这个江河交汇处的小镇相遇结合,并在这条街延伸五六公里外的小村庄落户生下了我们兄妹三人。父母白天赶到小镇上班,晚上步行回到小村照顾年幼的我们,十余里的土路见证了他们十余年里的淳朴与艰辛,也印刻下我们从蒙童走向少年及至成人的痕迹。这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呈现车水马龙喧哗热闹街景的路,是我每天上学放学必走的路,是我和和蔼可亲任劳任怨曾在私塾教过书的外公一起卖过菜的路,是我斜背着书包跟随着班上的学霸女生初启内心情愫的路,是我带着村里的孩童将捡拾来的破铜烂铁卖掉后一起构建心中乌托邦游戏场所的路,是我含着被别人欺负委屈的泪水暗下决心出人头地的路……有一回,父亲从厂里借来照相机,兴致勃勃带着全家人到这条路边的油菜花地拍全家福,拿去一洗发现什么也没有,回来一问,才知道是因好奇的我事先已将胶卷打开看过曝了光又悄悄原样放了回去。父亲并没发太大的脾气,但少有的全家福影像也因此没有留存下来,成了全家的一个遗憾。生活中的遗憾无处不在,有些是儿时的无知造成的,长大后才明白,这些遗憾再也无法弥补。

小镇是父辈们谋生的主战场。母亲远嫁而来,两个舅舅也跟着到来,凭着出色的木匠手艺,很快在小镇及周边找到了源源不断的活计,也就决定把家移到小镇落户。我们的家族由此不断扩大,在小镇亦小有名声。小镇的青石板上,也留下我们家族十余人抹不去的欢声笑语和道不尽的人生长短。但伴水而生的小似乎也会依水而去,远来之人必会远行。成长起来的小辈们纷纷外出读书落户,加上父母赖以生存的小镇工厂到新世纪后难以适应市场发展步履纷纷倒闭或被收购,父母也到了退休年龄,便随着北上的姐姐到北京去生活,表弟和侄女也先后到北京工作安家,二舅老两口和哥嫂便也跟随而去,那里成了家族新的集聚点。等我在外浪迹十余年后再回到小镇,这里只剩下小舅小舅妈两人留守。

都说未老莫还乡,还乡愁断肠。等我回来时,出生的村庄早已不见踪迹,原来嬉戏的小山包、骑行的石子路、屋前的老槐树、满墙蜂鸣的茅草房、覆着菱草的池塘……都只能从模糊的记忆中去搜寻了,再也无法找到实物来校正与触摸。小镇那条路,也已成了宽阔马路,并成为小镇现在与过去一条清晰的分割线,生生地将小镇一分为二。一边是新世纪、新时代的城市面貌,一边则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小镇模样,低矮破败的二层小楼,无处不在的斑驳墙面,与对面高大崭新的高层建筑隔路而对,仿佛在诉说着被时代遗弃的哀怨。但对我,这半边杂乱无章的狭街陋巷,却再也亲切不过、珍贵不过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可以去的地方有很多,可以回去的地方却越来越少;你也许去过天涯海角经风踏浪,却只恋儿时家乡半亩方塘。

然而小舅却少有哀怨,每天穿越这条马路,到旧镇的小五金店铺开守业,到回迁的新房里睡觉休息,在现在与过往、喧嚣与宁静、衰微与繁华里自如地切换,像诸多生活在小镇里上了年岁的人一样,淡定满足。在他们眼里,仿佛过去从未离场,记忆一直都在。中国出版家龚曙光先生在写年轻时生活过的小镇时说:“小镇是守常的力量。不以丰盈而得意,不以亏损而颓唐。”人生的酸甜苦辣,被小镇人在山野的日晒雨淋中酿成了一缸可口的酱,无论天顺地利,还是天灾地荒,年景虽异,生活却一直是简朴平淡的味道。”

喧嚣世事淡漠看,平常人生守常过。时代变迁与快速发展,裹挟着我们的脚步太匆匆,往往让人极易丢失一些珍贵的东西。我们需要从时代的浪潮中脱离一下,回到守旧守常的小镇,在出发地回忆一下自己的曾经,自己的初心,在独有的经历和轨迹中,找寻各自的精神密码。



明前茶 摄

柳条春语

□ 曹树高

冬奥会闭幕式上一个场面,杨柳枝条飘荡,孩子们蹦跳着,欢呼春天。春天的脚步,悄悄地带了,轻轻、轻柔、柔软的,仿佛婴儿的小手,是那么细腻那么轻盈。在这个清晨,柳条微微荡漾,带着轻轻的风扑进我的怀里,犹如撒娇的孩童不停地纠缠。

我慢慢地走在运河边,河水泛起阵阵清波,两岸的杨柳舒展着婀娜的身姿,枝条在风中摇曳,让我的心不觉也泛起点点涟漪。

传奇小说《开河记》记述,隋炀帝杨广登基后,下令开凿通济渠,并在大堤两岸栽植柳树,还御笔亲书把自己的姓赐给了柳树,让柳树享受与帝王同姓之殊荣。从此,柳树便有了“杨柳”之美称。杨柳自古就是文人墨客吟诗作词的对象,一代伟人毛泽东的诗词里多次出现杨柳,比如当他得知余江消灭了血吸虫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下了《送瘟神》的“春风杨柳万千条”诗句;他还在《蝶恋花》《答李淑一》中写道:“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的词句,以怀念杨开慧烈士。

我喜欢柳条荡漾,却不是因为古人和伟

人夸赞颂扬杨柳的原因。我喜欢杨柳一年四季会展露出与众不同的风姿和它那顽强的生命力。春天,它打破隆冬的沉寂,挤走了寒冬的凄冷。在明媚的阳光里,肆意伸展着它的身姿,尽情演绎着它那生命的舞蹈,生机勃勃,嫩绿的枝叶在微风的吹拂下轻轻飘荡,优美的姿态简直就是灵动活泼的少女。当我抚摸一下淡绿色的枝条,看着条条细嫩的枝叶,心里充满着对青春的向往。儿时,我常常摘下枝条,顺着它的皮一摸就是一个柳球,然后蹦蹦跳跳去上学,柳球一路晃悠悠。夏日,杨柳的叶子像是被画家涂上了一层浓浓的色彩。它那绿油油的叶子就像一片片小舟,窄窄的,长长的,垂挂在河边,鱼儿在它的倒影下闲游。少年的我常常摘下杨柳枝条,编成柳帽戴在头上,模仿着解放军战士冲锋陷阵。秋季,杨柳的叶子渐渐发黄变暗,不过柳叶要比其他树叶凋落得晚些,当柳叶飘落时已是深秋水冷草枯了。杨柳叶片坠落在地上,反哺给滋养它的泥土和根须,飘落河中,仿佛一艘艘小船在河中畅游。寒冬,凛冽的寒风脱光了杨柳全

部衣裳,让它赤裸裸的身躯迎着怒号寒风,雪花堆积在光秃秃的柳枝上,仿佛为它们制作了一套洁白的棉袄。

我喜爱杨柳,还因为它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它能随遇而安,有着落地生根的禀性,看似外表柔弱,内心坚韧不拔。它不像众多的花卉那么难以侍候,只要剪一根杨柳枝条插在泥土里,它就会成活,渐渐长大,最后变成一株粗壮大树。它不需要精心培育,只要有泥土、阳光和水分,便会绿荫成行,生长得强健而美丽。难怪人们都这样说,“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记得小时候,父亲在门前的池塘边栽插了一排杨柳,几年后竟然是绿树成荫,而且那些杨柳的根须把池塘边的泥土牢牢地抓住,不让泥土流失。这使我自然想起,王安石在做宰相时为什么要求京杭运河两岸都要栽植杨柳的原因了。

在这早春清冷的晨风中,我独自在运河边欣赏垂柳。我知道自己并不寂寞,因为生机盎然的春天,正萦绕在我的身旁。市井的喧嚣浮躁,世俗的烟雾风尘,正被心灵深处清风明月般的气韵所涤荡。

妈妈的担忧

□ 阎锦文

我4岁那年,爸爸调干去南京师范学院深造。1958年,毕业后即去丹徒县上党中学支教三年,家的里里外外全靠我母亲操持。我刚上小学那年,正赶上“大跃进”,妈妈在德隆服装厂当车工,经常加班到深夜半夜才回家。妈妈不仅工作兢兢业业,家里也整理得井井有条。

小男孩大多调皮捣蛋,我自然不会例外。有些年头,妈妈对我的教育说得少打得多。鸡毛掸子挥舞之前,妈妈便会念叨起那句“桑树条条乘嫩育”的口头禅。饱受皮肉之苦的时候,我老是怀疑,我到底是不是妈妈亲生的?

那天,一家人聚在一起,给我将去天津读大学的女儿钱行。妈妈却突然拉住我的手说:“妈就你一个儿子,小时候为什么对你特别严格?妈是担心你自己宠自己,习惯九不成。”

1969年,我因“肝脏肿大”与参军失之交臂。妈妈再三恳求上门动员我上山下乡的老师,让我暂时留城治病。连续好些个夜晚,隔着房间的板壁,总能听到妈妈翻来覆去的叹息声。

那天,妈妈很认真地跟我说:“你不能跟学校去农场,离家远了,妈妈就关照不了了。”隔天,邻居王姨领着我和妈妈去句容地的亲戚家落实知青插队。在韦岗下那时,街坊邻居里和我年龄差不多大的男孩娶妻生子的比比皆是。每每谈及此事,我大都平心静气地宽慰妈妈说:“我有打算,再坚持两年,实在不行,我就继承母业。”其实,那时我的裁缝手艺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俗话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我终于有了去读大学的机会。再往后,我又被调回镇江工作。再往后,我主管的那家企业也算风生水起。渐渐发觉,妈妈却平添了几许新的担忧。那些年,我长年累月天南地北到处跑。每次出差离家时,妈妈总会站在门口探出半截身子,嗓门老大地吆喝:“在外面少喝点酒,注意安全,不要惦记家里的事。”每次出差回家,我都会给妈妈捎带些知名的土特产。哪怕是一袋糖果,一盒糕点,或是两瓶酒。妈妈总是急着盘问,是自己掏钱买的?还是朋友送的?花了多少钱?妈妈会一边赞不绝口地品味着美食,一边絮絮叨叨跟我啰嗦:“吃食须问来方,居家过日子更要精打细算细水长流。”

逢年过节,我总想忙里偷闲跟妈妈唠唠家长里短。可是娘儿俩只要屁股一落板凳,妈妈便会借古喻今地叮嘱我说:“儿子切记记住妈妈的话,不管权大权小,饭只能吃碗里面的,千万别吃到碗外面去。”

十年前妈妈驾鹤西去,不知道天堂里的妈妈是不是依然揣着诸多的担忧?

韭菜可亲

□ 刘干

春风复苏大地,最能代表春天味道的菜,非韭菜莫属。

一人冬,有经验的人家,不会给韭菜罩上薄膜保温抗寒,而是把草木灰倒在韭菜根上,让其寒冷中自然萎缩,将营养全部逼回根部,等到春来有力气钻出土壤疯长,那韭菜就有了独特的香气和味道。

韭菜炒螺蛳是春天最有风味的时令菜。吃螺蛳要抢在清明前,有“清明螺,似肥鸭”之说。清明后,螺蛳肉质松软就没有明前鲜嫩了。韭菜也是如此,过了清明就不如以前青嫩爽口。

母亲说韭菜是平民菜,从春天吃到冬天,家家户户都留有一席地韭菜。我家临河就劈有20平方米的韭菜地。家里的鸡粪、草木灰都被母亲用在这块地上,土壤肥沃,一年四季不缺韭菜。在以前粮蔬不丰的岁月里,韭菜不断给家人带来口福,将清淡的日子调剂得活色生香。

韭菜一茬一茬地割,几乎没有杂质,没有死叶烂叶,洗净切段就炒。白米饭配油绿的韭菜,色泽诱人,哪怕韭菜都吃光了,就着油黄汤绿的汁,也能咽下两碗米饭,那就一个字“美”。

和韭菜搭配的菜很多。如韭菜炒鸡蛋、炒茄丝、炒土豆丝、炒丝瓜、炒毛豆米、炒粉条、炒小虾、炒海带丝等,这韭菜就像憨厚、坦荡的农人,不分贵贱,平易近人,和谁都搭得来。

在我的记忆中,有两道菜没齿难忘。一是韭菜炒千张(豆皮),一桌大鱼大肉,来一盘韭菜炒千张搭配,去油腻荤腥,绝对受欢迎。二是韭菜炒小河虾。虾先焯水,去腥味,焯水时放点盐,保持色泽红润,半熟后盛盘待用。铁锅放油,油热倒进小河虾,虾壳变得油亮就把韭菜倒进去翻炒。这个菜讲究一个“快”字,下锅出锅都要快,韭菜一烂就失去本真。红虾配绿韭,色香味俱佳,让人欲罢不能。

八十岁的三叔从农村去省城看病,检查完了,顺便来看我。我点了红烧排骨、清蒸鲈鱼、盐水大虾等一桌子菜,问三叔还需要什么,三叔却说:“其实无须这么破费,我们农人和韭菜亲,点个韭菜炒鸡蛋、韭菜清汤,来两碗米饭就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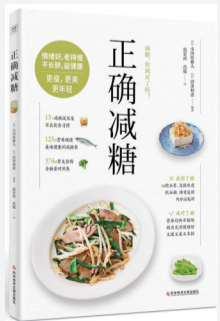
三叔的话,勾起了我对老家那块韭菜地的惦念。此时一定又青碧一片了。遗憾的是父母已作古,再也没有机会品尝母亲做的韭菜炒鸡蛋了,但那清香扑鼻的春天味道,永远珍藏在我的心里,滋味悠长。



《索拉里斯星》 斯坦尼斯瓦夫·莱姆 著 译林出版社 定价:49.00元
波兰科幻大师斯坦尼斯瓦夫·莱姆代表作,以诗意笔触和深邃哲思探入人类认知边界。



《人世间》梁晓声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定价:238.00元
立足底层,直指人心,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在悲欢离合中抒写情怀和热望,堪称一部“五十年中国百姓生活史”。



《正确减糖》(日)小田原雅人 编著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定价:59.90元
科学、正确、能坚持的减糖饮食法,践行健康的生活饮食方式。

本栏目书籍由新华书店提供